



末日

凶猛

Slaughter

末日凶猛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头嗜血恶魔

陶畅
作/品

CS
PUBLISHED & MARKED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末日

Slaughter
末日凶猛



凶
猛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凶猛 /陶畅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38-8772-5

I. ①末…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5798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末日凶猛

作 者:陶 畅
责任编辑:胡如虹
整体监制:一 草
特约编辑:刘 霁
版式设计:许 菲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盘营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20千

书 号:ISBN 978-7-5438-8772-5

定 价: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他人即地狱。——让·保罗·萨特
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欧里庇得斯

末日凶猛

CHAPTER 1 末日来临

001

既然难逃一死，那试图挽回什么都毫无意义。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干点儿想干的事儿来挥霍我剩下的时间，28岁生日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的所有，我都打算好了。

CHAPTER 2 谜云初现

013

突然，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我仿佛想起了什么！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儿，我紧皱眉头，因为这件事儿似乎对我非常重要。

CHAPTER 3 初恋之殇

037

我知道自己给不了她豪车，给不了她别墅，只能用全部的真心对她。我把本该给予那个家庭的爱，甚至本该给予自己的爱都献给了璟雯。

CHAPTER 4 疯狂边缘

049

这就是“末日前月综合征”，有罢考的、有“换妻”的、有自杀的。当然，我最佩服的是那个掐准时间让女朋友怀孕、在末日前月给自己生孩子的男生，可谓有勇有谋！

CHAPTER 5 死亡布局

064

这时的我，看着这对滑稽的母子，捂着嘴咯咯笑着。因为我知道，如果说前几天绑架他们母子是前戏的话，那么今天，正片算是终于上演了！

CHAPTER 6 余情未了

093

前几分钟我还真是很感动的，但慢慢地就变成了难过，然后是委屈，最后又回到了愤怒。也许璟雯没有发现，当她哭到最高潮的时候，我却露出了一丝邪恶的微笑。

CHAPTER 7 密室屠杀

108

好戏终于上演了！这算是在末日前月设置的“剧本”里的第一个高潮！而让我真正感觉兴奋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接下来的画面让我这个早就见惯了血腥场面的医生都觉得毛骨悚然！

CHAPTER 8 最后一餐

113

我们俩的目光对视在一起，几秒钟之后，我们俩都脸红了，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因为害羞。不管怎么样，我们短暂对视后又都迅速将目光从对方的眼睛上挪开。

002

CHAPTER 9 左右摇摆

136

可是对于杀璟雯这事儿，我现在甚至都找不出一个靠谱的理由。起码，原先的那个她多年前背叛过我的理由，现在越来越不充分，越来越不成立了。

CHAPTER 10 死得其所

149

客厅里的两具尸体像瞬间蒸发了一样不翼而飞！而且地上没有一滴血迹！只有一张简易的医用病床和一把歪歪扭扭的椅子安静地放在那儿，不大的客厅却显得异常空旷。

CHAPTER 11 有情无情

176

甚至刚才我还在纠结是不是要杀她，但现在看来这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了。也许这就是宿命！是我的宿命，也是璟雯的宿命。从一开始我就要杀她，无论发生什么，宿命终究无法改变！

CHAPTER 12 二度空间

189

当这个男人清醒了一些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四肢被结实的皮带固定在床上。他试图挣扎，但立刻有两个护士和两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过来将其按住。

CHAPTER 13 死亡之吻

192

总之，要么是被憋死，要么是被心绞痛活活疼死。这种死法的优点是不见血，可以让璟雯死后能体面地有个全尸，但其痛苦程度绝对不亚于梁晓欢和梁赞的死法。

CHAPTER 14 梦魇重现

208

我卧薪尝胆只为了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并不想节外生枝。跟第四个要被我干掉的“准死人”比起来，我少一根脚趾算什么？

CHAPTER 15 最后一役

224

我赶紧起身，原地转了180度，从背对着那个新来的女人改为正面对。而就当我抬起眼皮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就被吓得差点儿又瘫坐在椅子上。这个女人，正是李淑芬！！

CHAPTER 16 一决生死

239

我不敢去想，真的不敢再去串联这些看起来奇怪的蛛丝马迹。但我的意识却不听我的使唤，它似乎正在逼迫我确认这些事实。难道……梁赞，他和“医生”这个职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吗？

260

尾声

269

附记之一

272

附记之二

末日来临

CHAPTER 1



今天是2012年11月21日，我的28岁生日。距离玛雅文明预言的世界末日2012年12月21日15点14分34秒，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前，电视、报纸、网络每天都在炒作这件事儿，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可以推断30天后地球一定会灭亡，但全世界的天文界和地质界仿佛都观测到了地球的一些变化。而且近几年来地球一直灾难不断，大地震、大海啸、泥石流、火山爆发，以及外星人的频繁光临，这一切都被人们认为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在网上，每天都能看到“死亡派”和“没事儿派”两拨人激烈地争吵和辩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相信这一说法的人还不赶紧做好准备去死？还有这份闲心跟别人扯淡？而所谓的知识分子们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应归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媒体不断拿“末日前月”当成话题去炒作。几乎每一家媒体都在曝光能佐证世界末日或非世界末日的证据。哪怕是蛛丝马迹，他们能搜集到的都去搜集，然后大肆传播。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人总是容易相信传言

末日 日猛

的。大家都这么说，不信的也信了。

我在北京，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一种紧张不安的氛围。虽然表面上一切都正常，但我发现有些人已经有异样的举动了。比如在超市里，你经常能看到很多人推着好几辆手推车大肆购买食品；比如在大街上，你经常能看到小规模暴力事件，几乎很多都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起的；比如在网上，有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或抱怨社会；比如你听到机场和火车站经常像春运般超负荷地工作；再比如，你发现北京市的外地人貌似越来越少。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末日论。这让这个原本就很浮躁的国家，变得浮躁得有点儿不像话了。

我也一样，我是“死亡派”的，对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末日言论深信不疑。我知道人类迟早有这么一天，迟早有这么一天被上帝审判。因为我很小就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人始终是渺小的，像一粒随时会被上帝揉出眼角的沙子，说没就没了。但我没像那些诚惶诚恐的人一样干蠢事儿。既然难逃一死，那试图挽回什么都毫无意义。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干点儿想干的事儿来挥霍我剩下的时间，28岁生日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的所有，我都打算好了。



说起我的事儿，我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聊起。我本想华丽地隆重介绍，后来发现是那么没劲。干脆还是简单粗暴的好，我喜欢简单粗暴。

我叫林过云，男，北京人，1984年11月21日出生，天蝎座。9岁时

母亲去世，14岁时自己右腿骨折，因医治不及时直到现在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也许是母亲的病逝，让我萌生了以后要做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想法。跨过愚蠢的初中和地狱般的高中，后来那个二了吧唧的孩子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北京最有名的医科大学。本想毕业后找一家大医院当个外科医生吃皇粮，但后来因为自己是个形象不佳的瘸子没能如愿以偿。最终，我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因为打算要在距离世界末日一个月之内完成一个计划，现已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再说说我亲妈，她的离去当时对我来说影响很大。而且，母亲去世的事儿不巧被学校的同学知道了。小学生心智都不成熟，没人对你表示同情，有一些人认为你自由了，而更多的人对你甚至是歧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别扯了，连草都不如！顶多是草下面的一泡狗屎而已。

单亲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励志型，极好，一类是堕落型，极坏，而我却属于中间的一小撮儿。多年的学校生涯，我的学习并没有落后，没有跟坏学生鬼混，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更没有吸毒嗑药。但我的性格多多少少和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变得消极、低沉、少言寡语。那会儿没听过厌世这个词儿，现在想起来那会儿起码是厌学过。

不过，生活从来都是一出峰回路转的大戏，我13岁的时候老爷子又结婚了，把一个比他小6岁的河北女人和她10岁的儿子娶回了家。那会儿我初一，毕竟是受了几年的不公平待遇，哪怕是后妈我也觉得亲。俗话说得好，有奶就是娘嘛！我幼稚地以为在新同学中可以扬眉吐气了，毕竟我也是一个有妈的人了。但我刚才说过，生活就是一出戏。下一出戏也许会柳暗花明，也许是雪上加霜，而我爸再婚这事儿对我来说却是大雪加大霜再加上冰雹。

我这个后妈叫梁晓欢，具有传统童话故事里那种经典后妈的典型性格：暴躁、凶残、邪恶、偏心眼儿。对她那10岁就110斤的胖儿子梁赞

照顾有加，对我却漠不关心，甚至经常撺掇我爸一起孤立我。之前的13年里，我没挨过打，但自从她来了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她最爱干的事儿就是打着关心我学习的幌子拿我出气。慢慢地，心里的伤口像身上的伤痛一样日益增多了起来。当然，她对我做过的事儿不止这些，以后我会慢慢道来。不管怎么说，11月21日，距离末日还有30天的时候，也是我28岁生日当天，送给自己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她，梁晓欢女士。



北京通州农村有一个又便宜又偏僻的小区，我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开发商搞的这处楼盘，开盘半年了，除了一些回迁的农民外，小区里几乎没有别的住户。我租了这个小区一个60平方米的一居室地下室，这间房子除了四面墙刮了腻子刷了漆，厨房和卫生间贴了瓷砖以外，其他就一无所有了。我从40公里外的海淀区买了很多海绵，把它们厚厚地贴在客厅的墙上和客厅大门的外面用来隔音。买了两把椅子和两张简易病床，最后给客厅的门装了特殊的四道锁。就这样，一间密室大功告成！而且更值得庆祝的是，继母梁晓欢，已经被我结结实实地捆在这儿的椅子上了！

梁晓欢之所以能乖乖地从朝阳区跟我来到这穷乡僻壤，是因为我告诉她我爸给我一笔钱让我按揭买了套房！多年来，她只允许我爸偏向她的亲生儿子梁赞，绝对不允许对我有什么偏心，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儿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公然挑衅。并且我告诉她我爸现在也在那儿帮我忙活装修。我早就料到梁晓欢听完这个以后一定会气炸的，果不其然她一怒之下非要跟我来看看，并且要当面跟我爸理论理论这事儿。她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爸要不跟我说出个所以然来，咱就没完！大不了就他妈离婚！”所以，

我能顺利地把梁晓欢带到目的地，几乎是她自己跳着脚要来的。

我的车刚开进小区，梁晓欢的愤怒变成了不屑。她冷笑着说：“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好地段，敢情是村里！”

“嘿，我爸也没多少钱，咱家的情况您也知道。”我一打方向盘，车拐进了车位。

“没钱可以不买，干吗非得买这儿的破房子？干吗还他妈的买地下室？疯了？是要埋他啊？还是要埋你啊？”梁晓欢使劲用手拍着我的车质问道。

“您瞧您这话说的，谁都不埋。咱进去吧，外面冷。”我搀扶了一下她的胳膊。

当我和梁晓欢走进那间房的时候，她突然放声大喊我爸的名字：“林玉松！你他妈给我出来！操你姥姥的！你出来！”

梁晓欢一边破口大骂一边踹开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的门进去寻找，当她发现我爸不在里面的时候，她最后打开了客厅的门。因为地下室没有窗户，任何一个房间都是漆黑一片，我帮她打开灯后，梁晓欢一个箭步就闯了进去。

“老王八操的，你他妈这么大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商量，你……”

刺的一声，当一盏15瓦灯泡照亮客厅的瞬间，她愣住了。

客厅里的四面墙上贴着厚厚的黄色海绵，一张床，两把椅子，还有一个很大的旅行箱。她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进去，并反身关上了门。梁晓欢此时此刻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愣愣地看着我，我也微笑地看着她。

“啥……啥意思啊？”梁晓欢吞吞吐吐地问。

因为房间里的隔音措施做得不错，所以她说话的声音显得瓮声瓮气的。我拽过来一把椅子坐下，指着另外一把示意她也坐下。她慢慢地坐在我对面，问：“你爸呢？”

末日 凶猛

“不在。”我冷冷地说。

“嗯？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你啥意思？”梁晓欢有些紧张。

“今儿叫您来呢，是想跟您聊聊。”

“聊？聊啥？”

我想了想说：“您知道下个月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梁晓欢琢磨了一会儿，摇摇头，一脸疑云。我指了指她额头上的丝丝白发，笑着说：“您该染头发了。”

梁晓欢不自然地摸了摸，不好意思地说：“是，呵呵，好几个月没染了。”

我们俩又对视了大概10秒钟，她僵硬地在椅子上挪了挪屁股，眼睛四下看了看，问我：“干吗把房子弄成这样啊？”

“没什么，我喜欢。”

“啊？”梁晓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这样的话才好办事儿啊。”我笑了笑。

梁晓欢仿佛知道我要干什么，可又不能确定。我知道她是不敢去想，她不想承认自己正处在危险中，她也不敢面对自己有可能被伤害的事实。她说：“林林，你听妈说。不管有啥事儿，咱好说好商量行不行？”

我直直地盯着她，没有答复。没想到梁晓欢居然搬着椅子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这是她第一次叫我林林，第一次在我面前承认她是我妈，也是第一次与我有非暴力的身体接触。

我为了稳住她的情绪也同样抓住她的手，这仿佛让她放心了一些。我又问：“还是那个问题，您知道下个月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到底是什么日子？”她说。

“下个月的今天，是世界末日。”

“哈哈哈哈！傻孩子！”梁晓欢居然放声笑了出来。

“哈哈，傻吗？”我冷冷地跟着笑，“就算我犯傻吧，如果是真的，您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月您有什么打算？”

梁晓欢止住了笑声，她说：“算了吧你！我也听说了，现在电视上不是天天吵吵着这事儿吗？那都是吓唬人呢！我还有点，今儿是你生日，也是我和阿赞的生日，咱们仨一块儿过！”

“什么？也是你们俩的生日？”我纳闷地问。

“是啊，咱们不都是11月21日吗？”

她这么一说我更加一头雾水，因为自从梁晓欢带着儿子嫁到我们家来以后只有当年给我过了一次生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过，而她自己 and 梁赞的生日绝对不是今天！为什么她会说我们三个人是同一天生日呢？可梁晓欢却很快打断了我这短暂的疑惑。

“走走走，儿子，咱回家过生日去！”说着梁晓欢想起身，我一下子按住了她的肩膀，认真地跟她说：“您，必须，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接下来的一个月，您，到底有什么打算？”

“我……”

梁晓欢又开始不知所措了，她慢慢坐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这种眼神仿佛让我回到了15年前刚见她第一面的时候。



13岁那年，我爸第一次把梁晓欢和她的胖儿子梁赞带进家里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他同事。后来这个女人经常带她的胖儿子来我家，越来越频繁不说，以至于后来他们都有了我家里的钥匙，而且跟我爸的关

系越发亲密。当然了，因为梁晓欢当着我爸的面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很多玩具和好吃的。也许是她很会讨我和我爸欢心的缘故吧，没过多久他们就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我记得很清楚，从他们结婚的第二天起，梁晓欢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她给她儿子梁赞做了一顿丰盛的早点装进塑料袋里让他拿到学校去吃，而我却没有。那天放学后，我发现她那个胖儿子居然坐在我的写字台前玩我的玩具！之前他从来没有进过我房间，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却如此嚣张。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家里一切都开始有了等级。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我一年四季都穿校服，只有春节我才有新衣服穿，这仿佛让我回到了父母小时候那个年代。冬天的时候，她亲手给梁赞织毛衣和毛裤，而我的毛裤则还是两年前买的。小毛裤紧紧绷地箍在我的腿上，每迈一步都举步维艰。

吃饭的时候梁晓欢从来就没给我夹过一次菜，好吃的都尽着给她儿子吃，好像生怕我“抢食”似的。甚至有一次我壮着胆子去夹一个鸡腿，却被她硬生生地用筷子给打掉了！每年梁赞要过阴历阳历两次生日，而我这么多年只过了一次。她以前给我买零食和玩具的日子也是一去不复返了，除了买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最可气的是梁赞成了我卧室的主人，而我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茶几变成了写字台。因为茶几太矮，所以我每天只能坐在冰凉的地上写作业。初三的时候面临中考，我每天都学习到很晚，没多久时间就近视了。然而，没有梁晓欢的允许，没人敢给我买一副眼镜。

除了让我处处低她儿子一等的等级制度之外，暴力更让我难以忍受。梁晓欢第一次打我，是初一期末考试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家里复习，而她那个小我3岁的胖儿子故意在我旁边捣乱，一会儿把我的书藏起来，一会儿把我的笔扔在地上，搞得我实在没法静下心来。当梁赞弄湿了我的一本复习资料后，我终于爆发了。其实我也没干什么，只是

对梁赞大声嚷了几句。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哭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扯着嗓子像一头正在被宰割的小猪崽儿。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后脑勺儿“啪”地被打了一下，又疼又烫。我猛回过头，看到梁晓欢怒目圆睁，嘴角气得抽搐着，手里拎着一个正冒着烟的炒菜铲子，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韭菜。我还没回过神来，第二铲又扇了过来，一记“耳光”扇得我两眼发白，捂着脸歪着身子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小王八操的！你给我记住喽！你以后再他妈欺负我儿子，我他妈弄死你！”梁晓欢用铲子指着，那铲子好像要变成一把大刀，恨不得一刀把我砍死。

从那以后，梁晓欢见我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她越发肆无忌惮了。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出拿我出气的理由，而我爸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最多也就是当着我的面埋怨梁晓欢两句，而当他们进了自己的卧室以后，我却听见梁晓欢反过来痛骂我爸的声音。

我知道我爸这个岁数，又是一个普通工人，能娶个老婆不容易。即使梁晓欢对我怎么样，他也不能说什么。后来我爸也越来越事不关己，底线越来越低。最后只要梁晓欢不打死我，他就一声不吭。尽管如此，我一直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忍耐。后妈打孩子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奇怪，虽然我委屈得经常躲在被窝里哭，但为了这个家的完整，我从来没有过什么过激的举动。我一直逆来顺受到了高中，但高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今生难以忘记的事情，那件事儿给我带来的痛苦是一辈子都难以抹掉的！



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同时有高中和初中，为了让我照顾梁赞，在我高

末凶 日猛

三的时候我爸让梁赞跟我去一个学校上学。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雪，放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个人走出校门，隐隐约约听见哭声，而且我越听这杀猪般的哭声越觉得耳熟。我顺着哭声找到一个漆黑的小胡同，隐隐约约看见有仨小流氓正在欺负一个孩子，只见那孩子趴在雪地里，一个小流氓踩着他的后腰，一个踩着他的屁股，另外一个正在翻弄他的书包。我走近了一点儿，终于看清了趴在地上的那个孩子是个小胖子。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哈喇子顺着大张的嘴巴滴在雪地上。那，确实是梁赞！

“你们干吗?!”我大喊一声。这一声由内而外的怒吼完全是本能反应，我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也被这三个小流氓暴揍一顿，也完全没有考虑其他后果。

听到我的怒吼后，那仨小流氓立刻收手了。翻弄书包的家伙把书包扔在雪地上朝我走来，另外两个紧随其后。为首的两手叉着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也不甘示弱地怒视着他。可我的怒视还没到两秒钟，为首的一脚踹在我的胸口上，我“噎噎噎”倒退了好几步，一下仰翻在雪地里。紧跟着三个家伙跑过来，冲着我的脸、头和肚子一顿猛踢。其中有一个因为用力过猛再加上雪地湿滑，居然自己都摔倒了。另外两个看到他出了糗，捂着肚子笑了半天。那个出糗的家伙觉得很没面子，站起身一边大骂一边玩儿命地往我脑袋上踩。另外两个也再次参与进来，直到我被打得开始呕血他们才罢手，而后仓皇逃跑了。

当梁晓欢找到我们的时候，我隐约听到梁赞还在号啕大哭。我趴在地上疼得不能动弹，我不知道梁晓欢到底有没有认出我来，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把她儿子弄上出租车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管我，任凭我躺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任凭我绝望地看着出租车从我眼前开走，消失在雪夜。

那天我在雪地里趴了将近一个小时，学校里两个加班的老师路过那